

叶永烈 作序推荐



Zuichangxiaode shijiemingzhu
yuedu xilie

最畅销的世界名著阅读系列

悲惨世界

著 ◎ [法] 雨果

美绘本

青少必读版



NLIC 2970704598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最畅销的世界名著阅读系列

Bei Can Shu Jie

悲惨世界



NLIC 2970704598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悲惨世界 / (法) 雨果 (Hugo, V.) 著 ; 郑世明改写。
— 长春 : 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10.12
(最畅销的世界名著阅读系列)
ISBN 978-7-206-07403-5

I. ①悲… II. ①雨… ②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
国—近代—缩写本 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48939号

悲惨世界

著 者 [法]雨果
改 写 郑世明
责任编辑 陈亚南
责任校对 赵洪涛
设计制作 好孩子工作室
出版发行 吉林人民出版社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
邮政编码 130022
印 刷 者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规 格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总 字 数 100千字
总 印 张 10印张
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06-07403-5
定 价 15.60元

序

走进图书馆，仿佛你已置身于书的海洋。书海茫茫，无边无涯。据统计，全世界一万多个图书馆的藏书多达十三亿册。

书是知识的结晶，书是思想的宝库，可是谁都无法读遍所有的图书。对于青少年来说，面对众多的图书，最好的读书方法是细读其中的精华——名著。

时间如同大浪淘沙，冲走平庸，留下精华。名著是经受了时间考验的经典，不论放在哪一个年代，放在哪一个国度，都是熠熠生辉的金子，经久不衰。名著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永恒的艺术魅力，是人类代代相传的传家宝。

我小时候是一个读书迷。我当时读过的许多名著，使我获益匪浅：不论是《鲁滨逊漂流记》所描述的荒岛上的艰难生活，还是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中保尔的顽强毅力，都增添了我战胜困难的信心：读了《海底两万里》和《八十天环游地球》，给我插上科学幻想的翅膀，漫游未来世界：我被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那扑朔迷离的案情深深吸引之余，又从中懂得了一定要培养敏锐的观察力……可以说，名著使我受益无穷。

我惊讶地发现，吉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“最畅销的世界名著阅读系列”，其中大部分名著都是我小时候读过的。不过，这套书比我小时候读过的名著原著更加适合小读者：一是对名著进行适当的删繁就简和加工，变得更加简明：二是配上诸多精美的插图，做到图文并茂，大大提高了阅读的趣味性。

这套“最畅销的世界名著阅读系列”，一定会受到小读者的欢迎，帮助小读者从小就从世界名著中汲取丰富的精神滋养。



沈惠喜

2010年11月27日于上海“沈惠喜”

导读

19世纪的法国充满了社会动荡，许多作家更加关注现实生活的变化，其中著名的作家维克多·雨果便是如此。长篇小说《悲惨世界》描绘了那个时代法国人的生活，并揭露了严酷的社会现实。这是一幅辉煌的画卷，把近半个世纪历史过程中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，都一一展现了出来。画卷的形象鲜明突出，色彩浓重瑰丽，气势磅礴浩大，堪称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。

故事的主要情节是这样的：农民出身的贫穷工人冉阿让去偷面包，不幸被人抓住，判了5年徒刑。他几次越狱，被抓回来又加判了共14年刑期，结果坐了19年的牢。出狱之后，冉阿让到处遭人白眼，他发誓一定要向社会复仇。这时，一个叫米里哀的主教感化了他，他决心行善积德，做一个好人。

他化名马德兰，在一个城市办了个工厂，成为富翁。他为贫穷的人提供就业机会，给他们饭吃，给他们房子，他处处乐于助人，被市民们选为市长。

这时，市里来了一个叫芒汀的姑娘，她原是农村姑娘，到城里做工，被人诱骗生下一个女儿。她把女儿珂赛特寄养在一个旅店老板家中，老板是个恶棍，趁机敲诈她，芒汀被迫卖掉美丽的头发、漂亮的牙齿，又卖身当了妓女，最后贫困交加，病得奄奄一息。冉阿让听说后立即去照顾她，答应在她死后抚养她女儿珂赛特。

警察沙威正追捕失踪多年的苦役犯冉阿让，在马德兰市，他抓住了一个贫穷的工人，认为他就是冉阿让，准备把他送进监狱。为了救这个无辜的工人，



章目

冉阿让挺身而出，主动承认了自己的身份。他又落入警察手中，去监狱的路上，他设法逃脱了。

冉阿让马上找到珂赛特，带着她躲在一个僻偏的修道院里。多年过去了，珂赛特已长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姑娘，她和一个共和党人马利尤斯相爱了。

1832年，巴黎爆发了共和党领导的起义，遭到七月王朝的血腥镇压，马利尤斯身负重伤，冉阿让冒着生命危险通过下水道把他救了出来。

沙威混进起义者队伍进行侦查，被抓住后判处死刑，由冉阿让去执行命令，枪毙沙威，但冉阿让却把沙威放了。沙威在冉阿让的高尚人格前羞愧难容，投河自杀。

珂赛特和马利尤斯结婚了，两人非常幸福。冉阿让一个人过着孤独的日子，最后他死在了珂赛特的怀里。

《悲惨世界》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矛盾和贫富悬殊，描写了下层人民的痛苦命运，提出了当时社会的三个迫切问题：“贫穷使男子潦倒，饥饿使妇女堕落，黑暗使儿童羸弱。”猛烈地抨击了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。

雨果在小说里写出“本世纪”的历史之流迂回曲折、起伏跌宕的巨变，并且在全部历史景象与过程的中心，安置一个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，即下层人民悲惨的命运。在他看来，大革命后的半个世纪的不同阶段，下层人民的处境同样都悲惨艰难，并无变化，他以冉阿让、芳汀与珂赛特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。



目录

Mulu

- 第一章 未里哀主教 / 1
- 第二章 不速之客 / 3
- 第三章 马德兰市长 / 18
- 第四章 沙威警官 / 20
- 第五章 两个冉阿让 / 27
- 第六章 少女柯赛特 / 32

目录

Mulu

第七章

..... 戈尔博老屋 / 44

第八章

..... 马利尤斯男爵 / 52

第九章

..... 黑小姐和白先生 / 60

第十章

..... 慈善家 / 68

第十一章

..... 强盗德纳第 / 77

第十二章

..... 普吕梅路的情歌 / 91

目录

Mulu

第十三章

.....圣德尼路的史诗/102

第十四章

.....战争/115

第十五章

.....污泥与灵魂/122

第十六章

.....婚礼/131

第十七章

.....最后一口苦酒/136

第一章 · 米里哀主教

在故事开始之前，应该先介绍一个人物，他就是米里哀先生——狄涅教区的主教。他身材虽然不高，但是生得相貌出众，风度翩翩，谈吐俊雅风趣：他的整个青春，就在交际场和情场中消磨了。后来爆发革命，事态急遽变化，法袍贵族家庭遭到摧残、驱逐和追捕，都四处逃散了。革命刚一爆发，查理·米里哀先生便流亡到意大利。他妻子长期患肺病，死在异国他乡，没有留下一儿半女。或许是由于一连串的打击，他从意大利回国，就当上了教士。

一八〇四年，米里哀先生人已老迈，终日深居简出。米里哀在布里略尔地方当本堂神甫。他到巴黎为教民陈情。一天，恰巧拿破仑经过红衣主教府前厅。皇帝突然问道：“看着我的那个老头儿是谁？”米里哀答道：“您看一个老头儿，我看一个伟人，彼此相得益彰。”不久后他被任命为狄涅教区的主教。

米里哀视察了医院，然后把院长请来。他甘愿过清贫的生活，既严肃而又感人。他不想自己住着大房子，而看着病人们拥挤在狭窄的病房中。

在他有过的东西里，有六副银餐具和一个银汤勺。另外，还有一对大银蜡烛台，是姑祖母留给他的。每天晚上，玛格洛大娘就把六副餐具和大汤勺放进他床头的壁柜里，柜门上的钥匙从来不取下来。

整个楼房都没有上锁。餐室的门朝着天主堂前面的广场，从前装有锁和铁栓，就像监狱的门一样。主教已经叫人把它们统统拆掉了。这扇门，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，任何过路人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推门就可以进来。

米里哀在一本《圣经》上的批语中写道：“医生的家门永不应关，神甫的家门应常敞开。这就是细微的差别。”

他还说：“对向你借宿的人，不要问名问姓，特别是那些不便说出自己名字的人，是最需得到庇护的人。”



他常常说：“教士要像龙骑兵队长一样勇敢。”他还添上一句：“我们的勇敢应该是心平气和的。”

此外，关于米里哀先生早年生活的传闻，有哪些是属实的呢？谁也不知道。革命之前，很少人家认识米里哀这家人。不管怎样，他到狄涅担任教职并居住九年之后，当初所有那些闲言碎语，全被深深地遗忘了。谁也不敢再提起，甚至都不敢回忆了。



第二章 · 不速之客

接下来我们会在狄涅城看到这样的人：

他体格粗壮，正在盛年，可能四十多岁。一顶皮檐便帽压齐眉心，把他那被太阳晒黑、淌着大汗的脸遮去了一部分。从他那领上扣一个小银锚的黄粗布衬衫里露出一部分毛茸茸的胸脯，他的领带扭得像根绳子，蓝棉布裤也磨损不堪，一个膝头成了白色，一个膝头有了窟窿：一件破旧的老灰布衫，左右两肘上都已用麻线缝上了一块绿呢布：他背上有只布袋，装得满满的，也扣得紧紧的：手里拿根多节的粗棍，一双没有穿袜子的脚踩在两只钉鞋里，光头，长须。

就是这个旅客，在一八一五年十月初太阳落山前，走进了狄涅城。看到这个落魄的人，围观的人们都在疑惑：他是从哪里来的呢？的确，长途步行，天气炎热，使他平添了一种说不出的狼狈神情。

他朝市政厅走去，然后进去，一刻钟以后出来。一个警察坐在大门旁的一张石凳上，他脱下帽子，谦卑地向警察行礼。警察并不还礼，却仔细地打量他，眼睛一直望着他走远，然后才回到市政厅里去。

他朝着“哥尔巴十字架”旅店走来。这里的老板雅甘·拉巴尔是城里的一位名人。只见他走进临街的厨房。全部炉灶都生了火，老板兼做厨师，他正在炉灶和锅子间忙个不停，马车夫们在隔壁店堂里。听见门开了，进来了一个新客人，老板的眼睛却仍然不离开炉灶，头也不抬地问道：“先生，您要什么？”

“吃饭和睡觉。”那人说。

“再容易不过了，不过，要付现钱。”

“我有。”

“我认识你，冉阿让。你走吧，”老板不肯接待他。

那人又来到了一个简陋的小店，轻轻地推开了门。



“谁？”店老板问。

那人答道：“我，想在这里吃饭和过夜。有东西吃吗？”

“好，这里可以吃饭和过夜。”

所有喝酒的人都转过头来瞧着他。老板对他说：“这里有火，锅里煮的是晚饭。伙计，过来烤烤火吧。”

坐在桌旁的酒客中有个鱼贩子，在来这个小酒店之前，曾到拉巴尔旅店的马厩寄放过马。他在座位上向酒店老板打了一个不易觉察的手势，老板就走过去了，两人低声交谈了一会儿。然后老板回到壁炉旁边，拍拍旅客的肩膀，对他说：“我想你得马上离开这里。”

“啊！您都知道了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您要我到哪里去呢？”

“到别处去。”

那人只好拿起棍子和背袋走了。

阿尔卑斯山区刮起阵阵寒风，一些园子沿街排列。其中一个园子里有一个像是用草皮泥块砌成的小窝棚。他感到又冻又饿，实在难以忍受。他不指望在那窝棚里得到什么食物，但起码可以避避寒。他趴在地上，钻进了小窝棚。里面很暖和，还有一个相当好的草铺。

他累坏了，在草铺上躺了一会儿，就再也走不动了。

忽然外面传来了一阵狂叫，他抬眼一望，一只大狗的头出现在窝棚口，这原来是一个狗窝。他本就强壮，又有棍子当武器，背袋当盾牌，才得以从狗窝里慢慢地爬出来，只是他那身褴褛的衣服被弄得更破了。

他那样走了一段时间，老是低着头。直到他感到自己已和那里离得远了，他才抬起眼睛，四面张望。

他只好往回走，狄涅城城门已经关闭，他穿过城墙的一个缺口回到城里。由



于不熟悉城里的街道，他就继续随便走着。经过天主教堂广场的时候，他向教堂伸了伸拳头。

他已经疲惫不堪，也不再希望什么。这时，他发现广场角上有一个印刷所，门口的石凳正是个睡觉的好地方，于是他就躺下了。

恰巧有个老妇人从那天主堂里出来，她看见这个人躺在黑暗里，便说：“朋友，你在那里做什么？”

他发火了，粗暴地回答：“我在睡觉，难道没有看见吗？”

老婆婆碰了碰那人的胳膊，把广场对面靠近主教院的一所小房子指给他看。

“你敲过对面那所房子的门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已经睡了十九年的木板褥子了，今天睡睡这石板褥子。”

“你还是去敲那扇门吧。”

那扇门就是狄涅主教的家。

他刚好散完步回家后，在他的房里待了很久。此前他还在工作，玛格洛大娘照惯例走进主教的房间，到床头的壁柜里取那套银餐具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主教觉得餐具已经摆好，妹妹可能在等他吃饭，就合上书本，从书桌旁站起来，走进餐室。

主教走进餐室的时候，玛格洛大娘正兴高采烈地同巴狄斯丁小





姐谈话，谈一个他也很熟悉的、听惯了的话题，这就是大门口的插销。

玛格洛大娘为准备晚饭上街买东西的时候，好像听到人家议论纷纷。说是来了一个可疑的流浪汉，现在就在城里，他面目狰狞，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人。

“我说，主教大人，今天晚上就应该上锁。免得有人随便开门进来，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。特别是主教大人总是习惯说‘请进’，我的天哪！”

正在这时候，有人在门上猛地敲了一下。

“请进来。”主教说。

门打开了，进来的就是那个到处求宿的人。



还没等主教开口，路人就大声地抢着说：“我叫冉阿让，是个苦役犯，在监牢里度过了十九年，出狱四天了。我要到蓬达利埃去，那是我的目的地。今天晚上到达这个城市，我去过一家旅店，人们把我给赶了出来。因为我到市政厅去验交过黄色护照，这是规定的手续。我路过酒店和农家，可是没有人愿意收留我。于是我转回城里，想找一个门廊住下。”

“于是，你就到了这里？”主教问。

“是一位老婆婆把您的房子指给我看，并说：‘去敲那扇门。’我就来敲门了。这是旅店吗？我有钱，我会付钱的，您肯让我留下来吗？”

“玛格洛大娘，”主教说，“请再加一把刀叉，并在凹室的床上铺好床单。”然后转身叫那人坐下烤烤火，并告诉他过一会儿就可以吃晚饭了。

到这时，那人才完全懂了。他的那副一向阴沉、严肃的面孔显出惊讶、疑惑和欢乐，变得很奇特。

“您不赶我走？收留一个苦役犯！您称我为‘先生’！您怎么不用‘你’字来称呼我呢？您真是一个大好人。您是旅店老板，对吧？”路人开始像疯子一样喃喃自语，他那阴沉、僵硬的脸也开始松弛下来。

“我是一个教士，这里是我家。”

“啊！善良的教士！您不要我付钱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主教说，“把您的钱留着吧。”

玛格洛大娘回来了，她拿来一把刀叉放在桌子上，然后到主教大人的卧室去把壁炉上的两个银烛台拿出来，点燃蜡烛，放到饭桌上。

“神甫先生，”那人说，“您真是个好人。您不嫌弃我，我也不会对您隐瞒什么，我是个不幸的人。”

主教点了点头，好像早已预料到这些一样。“您是从苦地方出来的？”

“是的，穿着囚衣，睡在木板上，成天做苦工，编到苦囚队里，挨棍子打，无缘无故地被锁上两道链子。连狗都要比我幸运呀！十九年了，我已经四十六岁了。”



“您是从一个苦难的地方出来的。”主教说，“当您从那苦难的地方出来的时候，如果抱着怨恨别人的想法，那您就是值得怜悯的：如果您怀着善心、仁爱、和平的思想，那您就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还高贵些。”

看到玛格洛大娘已经摆好了饭菜，“请入席！”主教连忙说道。按照老习惯先祷告，然后他亲自给大家分汤。那人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。

饭后，主教跟妹妹道了晚安，从饭桌上拿起一个银烛台，把另一个交给客人，并对他说：“先生，我领您到您的房间去。”

那人跟着他进了凹室，床已经铺好了，那人把银烛台放在一张小桌子上。

“去睡吧，”主教说，“睡一个好觉，明天早上出发之前，您在我们家喝一杯热腾腾的牛奶吧。”

“谢谢！”表示完感激，他突然转过身，紧盯着主人，声音沙哑地喊道：“啊，就这样决定了吗？就这样让我住在您家里，紧挨着您？您想清楚了？”

“这是仁慈的上帝管的事。”

于是，那人以苦役犯独有的方式，用鼻孔出气吹灭了那盏灯，和衣躺在床上，马上酣然入梦，他实在是太累了。几分钟以后，那所小房子里的人全都睡着了。

到了半夜，冉阿让醒了。

现在我们要介绍一下他了：

冉阿让生在布里的一个贫农家里，他幼年不识字。到成年的时候，他在法维洛勒当修树枝的工人。他的母亲叫冉娜·马迪厄，他的父亲叫冉阿让。他没有名字，人家也管他叫冉阿让。

冉阿让生来就好用心思，但并不沉郁，那是富于情感的人的特性。但是他多少有些昏昏沉沉、无足轻重的味儿，至少表面如此。他在很小时就失去父母。只有一个姐姐抚养他，姐姐结了婚，还是让弟弟跟她一起生活。

后来，姐夫去世了，留下七个子女，最大的只有八岁，最小的才一岁。冉阿让刚到二十五岁，他代行父职，帮助姐姐，报答她当年的抚养之恩。那是很自然的事，